

指 拇

山下 的遊吟



1

在拇山下的生活進入了第六個春天之後，那天有人冒然問我：在北醫這些年有何感想？一時間腦海裏轟轟然，宛如未開竅的和尙受老禪師當頭棒喝般，竟譁妄囁嚅不知所云；究竟六年時光是伴着拇山酣眠呢？還是勤奮如蜂蟻？後來細細尋思，結論還是屬於中庸的範圍：有時酣眠，有時勤奮，但更多的時候是虛耗時間無所事事。「我來，我見，我征服。」的快感並未如當初入學時的想像；即或有，那種志得意滿的時刻畢竟也像春花開謝，轉瞬即逝。泰半的時候我只是從迅速溜走的時光中索得微薄的報酬。如果時間有所謂形象而又心懷不軌，那麼此刻「他來，他見，他征服。」之後也該是他開懷的時候罷！

值得慶幸的是時光已磨鈍觸角，使得處身衆多困難時仍能自我解嘲，苦中作樂，維持心理的平衡；不至於因得不償失而自怨自艾，或過份憂苦而轉趨頹廢。羅曼羅蘭曾說：人是不能要怎樣就怎樣的，志願和生活根本是兩回事。對於我這個平凡而懶散的人而言，斷章取義借這麼一句出自名人的話語來抵擋因懶散招來的內咎也何嘗不是一件小小的稱心事。

2

六年裏，思想上相信是略有改變的；至少在經歷各種形式的磨折之後，已不如以往為達到理想動輒以直接、尖銳的言語行為表現出來。如今我已慣於避免用各種強烈而激越的語言來表現思想；或對於前途做過份樂觀的估計。這美言之可謂為沈潛內斂，否則就只好稱之為「圓滑」了。

記得在一次旅行中，與鄰座女同學討論及此，我約略提及這種心態的轉變，她搖搖頭說不贊成這種

「消極」的「老成」的思想，在她認為，一個人如果缺乏衝勁將是一件可悲的事。為了避免陷入語意上的困擾，我沒再繼續談下去。一種思想決非三五天即可建立，自然也非三言兩語即可改變或說得清楚；在接觸了心理學醫學之後，我覺得徐訐先生說的有道理，在「個人主義的觀點與自由的限度」一文中，徐先生很明白的揭示了：人至少有生物的限度、生理的限度和心理的限度三種；人的生老病死正如同其他生物一樣是無法超越的；而生理上每個人各有其殊異之處，也有其生理能力的限度；甚至生理疾病可以影響心理狀態——腳掌一個小小的水泡可能使人步履蹣跚，惱怒自己不良於行；慢性頑癱雖極少威脅生命，却可使人煩躁不安精神沮喪……。生活在有限度的空間裏，縱令我們可以聘思遨遊，無遠弗屆，但多瞭解生物生理心理的限度該是有助於估量自己或外界事物的罷；我們不能勉強一位對花粉過敏的人去做園丁，我們也不能訓練一位心臟病患成為百米健將，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我們因為種花是很好的休閒活動，跑步有助於健康而強要別人遵行，這無疑是不可理喻的事。

最近有人批評胡適先生少年得志，以後終其身盛譽歷久不衰，未嘗人世苦難，因此其文章論點有偏頗之處。也有人評論托爾斯泰終身過的是貴族生活，生活優裕又文名遠播，沾染了不少文人不良習氣。托爾斯泰本身也曾對貝多芬痛下針

硬，稱其音樂為病態的作品。在文人的世界裏黨同伐異或懷抱「舉世皆濁我獨清」的人不少，在此不擬贅言；我只是覺得批評往往起於「誤解」或「不解」，畢竟要了解一個人並不容易，要做客觀的評論更難。以現代精神醫學的眼光看，如果沒有心理學基礎或強的 insight，甚至要深入了解自己恐怕亦非易事。在這種薄弱的基礎上，大部分人只能憑直覺來做判斷與批評；若再加上語意學上的困擾，那麼所謂的「消極」「老成」「衝動」意思可能是相當模糊的。

3

在以後，面對歷史上諸多永恒矗立的巨人，常會引起我因感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欲奮力追之的情懷。但近幾年這種企求的熱忱已經由冷靜的內省漸漸沈澱。我無法確知是受環境的影響或其他的因素，我也無法肯定這種轉變是好是壞或將長期存在或短期即會改變。只是在今日，我相信在讀史懷哲等人的傳記時，「心嚮往之」的對象該是他們勇敢行為所潛伏的悲憫襟懷。我也相信杜斯妥也夫斯基所指出的，愛「全人類」這個名詞而無法愛自己活生生的鄰居是虛妄的愛。同時我還相信有人天生適宜粉墨登場，有的人則註定要先默默充實；沒有演員的舞台劇固不合理，沒有觀眾的演出也稱不得圓滿。因而在我看來，大學裏固然要體會「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的道理淬勵奮發外，對於「予何人也」這一句也是值得用心思量一番的罷！

4

浮生六記裏，沈三白夫婦遭逐出家門後，雖窮困潦倒却仍能化腐朽為神奇，將生活安排得妥妥貼貼，甚至略用巧思，邀集朋友到南園烹茶煖酒對花小飲，然後盡興而返。近幾年漸能欣賞這種苦中作樂的意境，不論這是否涉及心理自衛機轉，對於這懂得生活情趣的夫婦，如果沒有這種調劑，過的該是怎樣貧血的生活啊！

醫學院的功課向來以繁重見稱，自然也以能有所調劑為宜。醫學系的三、四年級較緊張，大三上學期我曾粗略估計一下，斷斷續續考了十九次；（如此翻來覆去緊迫釘人的考試比起三白夫婦的窮困蹇塞大概也好不了多少吧？）總算幸運，在這段忙碌的時日，書能讀書夜能酣眠，平穩的過日子，偶而抽空看看雜書打球，生活上倒也不覺枯燥。

5

被羅曼羅蘭譽為「英雄」的貝多芬，能把耳朵漸失聰的巨大痛苦昇華為謳歌歡樂的甜美樂章一直令我深深感動。這比起一向拙於口才的自己，有一天讀到一位法國文豪把滔滔的口才稱為「虛偽的特質」後，不禁私心竊喜的水準直不可以道里計。對於這位終身大半時間與疾病或逆境搏鬥的音樂家，我想值得學習的該是他永不向命運低頭的勇氣吧！

在一本他校刊物內寫著：「當我們看出自己的貧乏，不也正是邁

6

「如果你縫錯了第一粒鈕扣，其餘的鈕扣便可能全錯而無法把衣服弄妥。」

隨身帶著這句話，從小學走到大學，每一次邁出的腳步總是穩健多於輕浮。在一段反抗性相當強的時日，偶而蓄意縫錯鈕扣，果然發覺渾身不自在。因而我覺得「樂觀進取」之外，多一分謹慎總是好的，而所謂的「豁達」不妨用在難以扭轉的困境。

拇山下的在校生活轉眼即將結束，六年間所思所感不為不多；可是仔細斟酌之下，值得條陳縷敘的竟是如此稀少，信筆寫來所得就只這些了。

66.3 15 定稿

拇山下的吟遊

